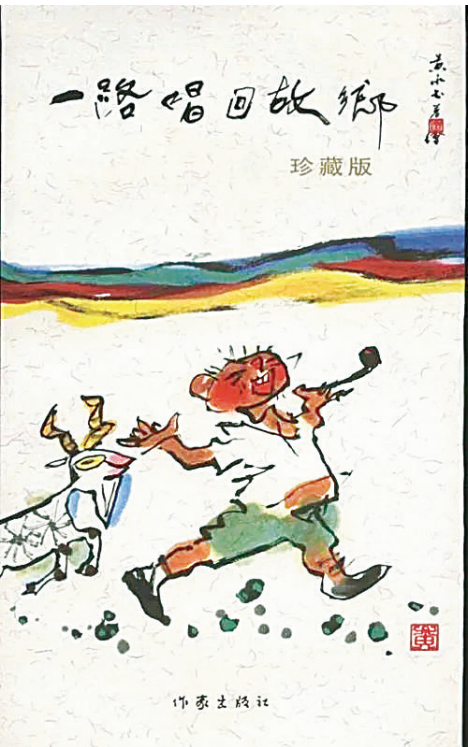


编者按

1924年农历七月初九，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艺术家黄永玉出生在湖南常德，今天是他诞辰100周年纪念。

黄永玉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战乱年代，12岁的他就背着包袱离开家乡闯世界，从湘西凤凰，到福建山区、沿海，辗转抗战时的内地、上海、台湾、香港，最终回到北京。晚年游历、驻足海外，意大利、法国……他自学木刻起家，至版画、中国画、油画、雕塑、陶瓷设计、邮票设计等多个领域。除了画笔，他还挚爱“文学行当”，用散文、小说、诗歌，“慢慢地写到自己心里去”。

去年6月，他永远地走了。一生，近百年。艺术与文学辉映，他的人生如此浪漫、丰饶、浓烈。今天，我们再次欣赏他的作品，聆听他的故事，犹如这个“快乐的湘西老头”依然在大声地宣示自我，浇灌着渴望精神滋养的人间——“明确地爱，直接地厌恶，真诚地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



《一路唱回故乡》黄永玉 著

泼一勺墨水就是最美的风景，拈几颗文字便成隽永的诗行。著名艺术家黄永玉心中的多彩世界，他漫长而丰厚的人生，诚然不是我们这些愚笨后学们所能轻易领会和效仿的。

有幸结缘凤凰30多年，听到黄永玉先生的逸闻趣事可说是车载斗量。他的身上贴满了画家、诗人、作家、鬼才、高寿、洒脱、至情至性等各种令人艳羡而敬佩的标签。即使在他去年以99岁高龄辞世之后，家乡人对他的叨念仍丝毫不减。

黄永玉先生在凤凰有一处著名的园子，叫玉氏山房，位于沱江镇东边的喜鹊坡上，就在我当年居住的那栋四层宿舍楼的后边山顶上。这块地之前是凤凰县民族制镜厂的厂房，后来制镜厂倒闭，凤凰县决策者邀请黄老回乡，将这块地交给了他，黄老于2003年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私家园子。进入21世纪，黄老回凤凰的次数渐渐多了，每次都会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休闲、画画、写文章，接待来自天南海北的亲朋好友。

黄永玉不仅是一位艺术大师，他在地形风水的鉴赏方面，眼光也是毒辣得很。位于凤凰县城沱江河边的廻龙阁，有一处最醒目的吊脚楼，沿南华山的余脉延伸至沱江河中，恰似一条匍匐在河边饮水的老龙头。这是离河中心最近的建筑，早年被黄老买下来，命名为“夺翠楼”，可谓一处先声夺人的妙景。黄家在凤凰城南边白羊岭上还有一处名为“古椿书屋”的房子。黄永玉12岁开始闯世界的时候，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玉氏山房，位置在凤凰城东正对着北门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俯瞰整个县城，堪称凤凰城最好的观景台。三处房产中，最有名最有故事的当然是玉氏山房。

玉氏山房的建筑有很多奇绝之处，最难得的是房子中间耸立的那棵黑得发亮的阴沉木。据说此木生长了3000年，在长江三峡的河床底下又埋了7000年，大到必须三人才能合抱，黄老用一幅巨大的百寿图换回了它。玉氏山房的主楼是在这棵阴沉木立起来之后，以此为中心而建起来的。

位于玉氏山房二楼黄永玉卧室的床是特大号的，长宽各三米，床上可连翻几个跟头。市场上上不可能买到这样规格的席梦思，此床的席梦思是特制的。

跟着黄永玉先生“打破思”

张永中



黄永玉与爱犬卡米、里戈在河边草地上嬉玩。

石磊 摄(湖南图片库)

“打破思”，凤凰古话，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杀羊吃肉，而且必须是羊。这种活动一般都选在户外，得拣晴好的天气，有类于现在的郊游野餐。

那年，我还在学校工作，手上做一个沈从文研究课题，同时参与《沈从文全集》的编辑，所以去凤凰的机会多，也开始了与黄永玉先生的交往。

一天，老师刘一友说，永玉先生回来了，我们去趟凤凰吧。

永玉先生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了，这次回来，多少有点不一样，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故交亲友，如同过年。

春天里的凤凰，差不多具备了江南风景里所有的好。不止是吊脚楼，还有沱江两岸的田畴屋舍，桃花小桥，依依杨柳。她的美，是整幅整装的。

经凤凰古城而过的沱江，从苗族聚居的腊尔山流下来。骆驼山。鸟巢河。八仙桥。满江。鸭堡洞。龙潭洞。杉木坪。亥冲口。长宜哨。平江。堤溪。金家园。洪岩井。北门码头。水门口。迴龙阁。沙湾。万名塔。南华山。陡山刺。杜田。凉水洞。棉寨。龙潭。溪口以及再往下十几里的官庄。一个地名，一道风景，串连在一脉淙淙汨汨，一路诗语轻唱的清流上。故乡对于先生来说，无处不是如诗如画如乐。这一个个地名排列下来，就是他弹奏的故乡谣曲的节拍，吟唱的音符，诗文的逗点。他是故乡不倦的奏唱者。

到官庄去“打破思”，是永玉先生选定的。一声呼唱，应者影从。先生还邀请了几个外国朋友。队伍从白羊岭古椿书屋出发。“打破思”的那块草坪在沱江下游。流到官庄的沱江在这里转了个弯，河道突然收窄了一下，水也变得急了。不知什么年代，有人在这里用大块的红石头砌了一堵拦河坝，在拦河坝下面造了一坊水碾。坝坎两边是几棵枫杨树，枫杨树喜生沙地，又叫水杨柳。不知道为什么，一岸的树，就坝边这几棵显得特别葱茏高大。其中最大的那棵，长枝横生，重苔附蔽，藤萝披离，如山鬼神木，荫住了大半个坝潭。

初春，才长了润润的青草，水还没有涨起来。过碾坊坝时，人们可以跳着从岩石上走，水还有点瘦。先是永玉先生踩着跳过去了，像是给那几个外国朋友示范，大家就学样跟着，一批一批地从坝上过去了，随后的，叫卡米、里戈的两只大洋狗也过去了。

坝上右岸是河水冲积成的一块坡地。草茵绒绒的，紫云英和蒲公英花散点在几棵杂树下。田坎上有草积垛，沟边有白的、淡红的野蔷薇花披挂者。

先在草地上把大锅架好，杀羊的工夫，全交给了请来的师傅们。热闹的是围观，和围观等待时的嬉游。这时的先生是

释放的，任性的，童真的。他先是用双手攀住脚，把身子蜷成一个球型，在草地上滚起来，展示着七八十岁人的身子骨。他的行动引来了一阵喝彩。追着他滚的是一拨小孩，两只大狗卡米和里戈，一群摄影镜头。滚累了，他就就势躺着不动，把眼竖到天空里，耳朵贴地地听远山传来的杜鹃。

先生，为他表叔沈从文先生墓园题过一块碑石，“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他现在正躺在家乡的的土地上，遵从与表叔的默契，到外面闯荡，哪天本事用完了，就回家乡来取。

先生，对家乡的情感是刻在骨子里，流在血液中的，包括他少有的几次雷霆大怒。

一次，就是为了官庄这口老水碾坊，他几乎要拉队伍举旗造反了。某电影摄制组，选上了官庄碾坊和它的水坝、老树做外景。为了所谓效果，有狠人竟然做主把好端端的一个碾坊给拆了。这是事后，先生才知道的。那一次，他把状告到了县长那里，又告到了州长那里，最后省长也知道了。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他还见人就说这件事，骂人，嘀咕唠叨，像丢了孩子的祥林嫂。

先生用他的方式包括怒其不争的痛恨，热爱着他的家乡，他的朋友，他所爱的世界。他为了让家乡人，懂得，热爱，珍惜，保护家乡一切的美好，他用心地画过一组儿时见过，现实已无，记忆里的旧景物物，取名《永不回来的风景》。他是想以此激励警示后辈子弟，要好好珍惜保护家乡凤凰独一无二的美。除了不停地画，他还用诗歌、散文，小说絮叨着家乡的情话。

一阵玩闹之后，“打破思”准点架锅。

架锅，就是凤凰话开始的意思。人们三三两两的，选在春阳下的草皮上席地而坐，按需享用着自己的一份羊汤，羊排，羊血粥或羊杂碎。不知谁脱口说了一句，这场景，真是《草地上的午餐》。

对，《草地上的午餐》，就从莫奈讲起。遇到兴头上的话题，先生会把跟着他学画的刘鸿洲，肖振中，毛光辉等凤凰弟子叫拢来。从莫奈到梵高，毕加索。从印象派到野兽派，自然主义，立体主义。从《睡莲》《哭泣的女人》，到《星空》《向日葵》。还有达·芬奇，约翰内斯·维米尔，高更，塞尚，以及《蒙娜丽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等之类。他要让家乡的弟子们知道，世界有多宽，有多大，艺术的天空多辽阔。他要用自己的智慧人脉，把凤凰与世界连接起来。让这里的年轻人，像当年的从文表叔和他一样，勇敢地走出去，至少要把眼光看出去，把心放出去。他每次回家，都要把好看的书，时髦的东西，一本本，一件件地带回凤凰。把好朋友，一批一批地介绍给凤凰，招待，陪玩，如黄苗子，郁风夫妇等。北京的。上海的。台湾的。香港的。还有国外的来访者。文学的。艺术的。他都要推销自己的家乡。

这餐羊肉，味道已经淡在时间里。但我记住了，随他而来的地方干部，慕名弟子和记者们也应该记住了。先生是在用行动教育我们怎么去识别美好的东西，并敬惜它，保护它，用好它。

那一次，跟着永玉先生“打破思”，我只是一个跟随的旁观者。但这，对我以及后来在凤凰十几年的工作得到的诸多启发和教育，是受益终身的。



夺翠楼。资料图片

就是笑声了。对那些场面上的应酬和交际，他特别不感兴趣。有一次，某官员特地来拜访他，目测应该是有所图，黄永玉招呼了几句之后，将客人晾在一楼客厅，自己到楼上看电视去了。过了一个时辰下来，见客人还没走，他惊讶得叫了起来：“你还没走啊？”

有时候朋友家人聚会，为了逗大家开心，黄永玉会设一个“开奖”环节。他兴致勃勃地画一两张随性小画，然后请大家抓阄，以此来决定画的归属。他的身边人，包括亲戚、学生、朋友，不少人参与过这个游戏。

黄永玉喜欢看电视拳击赛，几乎每一场比赛都不落下，有的时候看的时间长了就睡着了。醒来后，不记得胜负结果了，总会问身边人：“刚才哪个队赢了？”

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从万荷堂到玉氏山房》的画册。该书所有照片由摄影家卓雅拍摄，将黄永玉老人

近十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图片汇编成一册，详细记录了他生活、休闲、画画、参加活动以及与家人、朋友还有狗们在一起的无数精彩瞬间，让读者近距离地感受到一个鲜活有趣而又洒脱不羁的老艺术家的形象气质，其中取景最多地方的就是玉氏山房。黄永玉用蝇头小楷为这本画册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前言，标题是《n刹那+n刹那=漫长》。

一个既不怕热闹也不怕寂寞的世纪老人，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有着疯狂热爱的智者，一个近百岁还在每天坚持画画、写文章的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一辈子紧握着他手中的神授之笔，用温暖并启迪世人的书画作品和优美深邃的文字，以其特立独行、洒脱不羁的个性人生，连同故乡凤凰的这处艺术建筑——玉氏山房，带给世界无数精彩的传说，让人们欣赏而滋滋有味地品评着。



《为人除害》国画 34.5厘米X68.5厘米 2021年 黄永玉

大舅的画以荷花、猫头鹰为题材的较多。猫头鹰晚间捕食白天休息，为保持警惕，常睁只眼闭只眼。大舅画中猫头鹰多半如此，没想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竟使他被剥夺艺术创作权利十多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猫头鹰”事件中，大舅智慧而血性的言行也广为流传，他和他的“猫头鹰”因此常被人津津乐道。获得艺术新生后，大舅创作了更多的“猫头鹰”，不管憨态呆萌的、冷眼旁观的、正经八百的，多睁只眼闭只眼。

很有幸，我亲眼见过他的“猫头鹰”。

就前阵子，一朋友说淘到了黄永玉的猫头鹰，是不是真迹把不准，要我帮他看看。我忙说帮不了这个忙，因为我是个货真价实的外行。他说，就算你是扫地僧，也看惯了青灯古佛，定能说些道道来的，毕竟黄永玉是你大舅嘛。唉，老爷子是我大舅这事当初真该捂紧些，要不哪会惹上这些差事哩。

画是二平尺的，画中猫头鹰的头特别大，差不多占掉整幅画的一大半，面部表情认认真真，两眼一睁一闭，闭合自然，看不出别样表情。脸部有些杂乱的髭须，像位胡须不是很有形状的汉子。俩爪子一左一右，本分抓住树干，像是规矩握着方向盘。画中间题字：益鸟也 ×××同志留念 黄永玉乙丑年于怀化。

抛开技法不说，画风随性不羁，像大舅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舅来怀化次数比较多，乙丑指的一九八五年，也对得上。只是有一点令人费解，落款处盖的不是大舅的章，而是在“黄永玉”三字旁边留了个手印。大舅的正章、闲章一般都是走到哪带到哪，怎会出现这个情况？况且这幅画色彩丰富，说明当时笔墨纸砚是齐全的，场合应是正式的，仓促一说也勉强。真假一时难辨，我盯着指纹处半晌不语。

朋友见我眉头紧锁，慌乱起来，喋喋不休地念叨，走眼了？拐场了！

我猛然问朋友，他老人家给人画画，定会连人带画合影的，照片呢？卖家没给你吗？

朋友摊开双手微抖着声音说，我都不知道是第几个“接盘侠”了，哪会有什么照片哟！说罢，挤出一副苦瓜脸死死地望着我。

朋友的神态让我不敢擅自回话，便模棱两可分析：虽然留个指纹不可思议，也许真有特殊情况，他老人家就这么做了，这也对他的脾气个性。唉，可惜我大舅已过世，要不可麻烦下他老人家。

事儿处理得算中庸，朋友不喜不悲地告辞了。

说给朋友的话我只讲了一半。大舅生前有个做法，如有行事靠谱的人拿着署名“黄永玉”的画上门，若属赝品，他会回收，然后以真画相送。不过大舅已不在，这半截话虽说给朋友听也是枉然，弄不好反而把他整失

画中留存记忆

杨子江

落了。十多年前，我还摊上另一差事，让我亲见到大舅作画。

我一老乡，知道我与大舅的关系，便找上门来托求一幅猫头鹰。我当时一听就回绝了。当年因“猫头鹰”，大舅被剥夺艺术创作权利多年，作为晚辈，贸然提这要求，想起来都不合适。再者，大舅是不兴点画的，即兴画即兴给，我怎能去坏这规矩。可我这老乡不死心，翻来覆去说，我是你大舅的铁粉，骨灰级那种，他那性子太让我着迷。我求这幅画，不为别的，就冲他敢于抗争的那股血性。我拗不过，便答应了，为提高胜算，还请得母亲出马。

有母亲压阵，大舅被说动了。临作画时，大舅朝窗户边一位六十岁开外的男子招手，来来来，今天教你怎么画绒毛。母亲告诉我，这位是大舅的关门弟子。

大舅先是在宣纸上画了一小一大两个圈，接着不断调色、上墨、换笔、着色，在小圈上运笔，渐渐地，猫头鹰的嘴巴、眉毛、眼睛一个个地跳了出来。画完头部，大舅向徒弟耳语着，徒弟边听边打手势，不时点头，看样子句句听到点子上了。估摸徒弟悟了个八九，他便挑出一支尚未用过的毛笔，把笔尖对着桌面“哆哆哆”抖了起来。规整的笔头，被他一阵操作，瞬间乱七八糟。觉得差不多了，大舅沾了些淡墨，在试墨纸上试了几下，观望一阵后，又把笔尖拨弄了几下，又试一次，这次嘴角露出了淡淡笑意。

“哆哆哆”，大舅不紧不慢地在猫头鹰腹部不停杵着，收笔时，满肚子绒毛便活灵活现了。我想，大舅定是充分打了腹稿，脑海里早就有了一幅清晰的画面，要不然，怎能如此娴熟自如。同时，大舅的精气神更让我暗暗叹服，从构思到作画，前前后后这么久，没一点疲态，哪个个耄耋老人！

信马由缰这会，大舅跋都快题完了。我扯回神仔细阅读。跋中说：昨天北京一朋友来电话说，意外得到“猫头鹰”事件的全套档案文件，事件的来龙去脉清楚完整，这勾起了他对往事的怅想，今天妹妹索画，也是“猫头鹰”，机缘巧合算是奇妙。

我恍然大悟，大舅没拒绝点画，北京那通电话关键得很。

随后，跋中简单回忆了“猫头鹰”事件发生的始末和当年的心路历程，写完这里，他突然直起身，丢下笔，走向屋外。

我早被大舅的“猫头鹰”深深吸引，故没去注意他的动向，而是沉心观赏。画中猫头鹰紧握一根粗壮树枝，翅膀背在身后，似一背着手的老者，两眼直视前方，眼神坚定而执着。我忽地发现，猫头鹰没有睁只眼闭只眼。为什么？没打算问大舅，估计大舅觉得没必要那么机警了吧。

大舅回来时，补了最后一句：“这时，屋外阳光正好”。

